

青年讀物

申美合作所作真面目

中國新民主義青年團天津市委宣傳部編輯



目 錄

中美合作所真面目·····	一一
血腥的記憶·····	一一

中美合作所真面目

中美合作所究竟是怎樣一副猙獰面目？這魔窟的內幕沿革如何？在這裏，我們必須揭露出來，向全世界愛好和平民主的人民提出控訴！

西南特務驚人大暴行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英勇無敵的人民解放軍，擊潰了國民黨反動派妄圖在西南一隅作垂死抵抗的殘餘武裝，神速解放了西南最大的城市——重慶，解救了被蔣介石匪幫奴役最久的重慶人民。然而，當重慶的百萬人民正以無比的狂熱來慶祝解放之際，發現在十一月二十七日一夜之間，有三百多位人民英雄，被蔣匪特務集體屠殺的驚人大暴行。

這暴行的殘酷是曠古未有的。被屠殺的三百多位烈士，都是爲了爭取人民解放，在暗無天日的蔣管區內，英勇堅持不妥協不屈服的地下鬥爭；或是在抗日戰爭期中，爲了參加民主團結的愛國行動，以致被蔣匪拘捕，而喪失自由的。重慶解放前夕，他們已熬完了漫長黑夜，到達黎明前夕的最後一分鐘，一等天亮就將高舉着五星紅旗，如決堤的洪水，衝出牢門去。然而，臨到末日的蔣介石匪酋，還瘋狂地令其豢養的特務匪徒，施以慘無人性的大屠殺，塗下滿地血腥，萬代冤仇，才狼狽而逃。

這次大屠殺的「屠場」，就在重慶西北郊磁器口中美合作所集中營內。

中美合作所是一九四二年成立的，全銜是「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這個惡跡昭彰，臭名遠揚的特務組織，顧名思義，就是國民黨反動派和美國法西斯在中國境內，爲了反對中國人民解放，剝奪並屠殺中國人民自由與生命，特別聯合組織起來的。

重慶人民，曾在解放後的狂歡中，帶着無比的悲憤，絡繹不絕的到這「中美合作」的屠場內去憑弔過。血淋淋的現實，向人確切地說明：這次屠殺是國民黨反動派和美國法西斯合作的「結晶」。中美合作所就是美帝和蔣匪，蒙蔽着中國人民，陰謀苟合的私生子，也就是美國特務指揮國民黨特務如何監視、拘禁、和屠殺中國人民的訓練所和司令台。中美合作所內的兩座集中營——渣滓洞和白公館，就是蔣匪囚禁中國人民的最大牢獄。中美合作所底本身，就是一個舉世罕見，駭人聽聞的人間魔窟。我們從中美合作所這個魔窟，從魔窟中被屠殺的烈士們底斑斑血跡，獲得了鐵證：美國帝國主義，不但在這次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中，連續不斷的供給了蔣介石匪幫數達五十億美元以上的軍火、物資、和貸款，間接的殘殺中國人民；而且還同國民黨特務密切合作，直接參加屠殺人民的犯罪行動。然而，我們從中美合作所這個魔窟，從魔窟中被屠殺的烈士底鮮血，更證明了中國人民是不朽的：中國的人民英雄們，對人民解放事業忠貞堅強的革命意志，並未在美帝和蔣匪的屠刀下屈服；而取得了中國人民解放的必然勝利。所以，中美合作所一方面是兇神惡煞的屠場，另一方面却是中華民族最優秀最英勇的子孫——共產黨員，及其他民主愛國人士殺身成仁的聖地。

中美合作所究竟是怎樣一幅猙獰面目？這魔窟的內幕和沿革如何？在這裏，我們必須向全世界揭露出來。我們必須把美國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匪幫合作屠殺中國人民的殘暴罪行，活生生地，血淋淋

地，向全世界人類提出控訴！

「特區」輪廓速寫

中美合作所是一個舉世罕見，駭人聽聞的人間魔窟，這魔窟之大是無可比擬的。

從陰森森的歌樂山下，到沙磁文化區，毗連着的一片丘陵起伏，廣闊深遠的山谷地帶，橫跨在渝市原市區第十三、十四、十七三個區之間，直徑長達十三華里，縱橫凡二十餘華里。包括渣滓洞、梅園、楊家山、造時場、松林坡、白公館、五靈觀、紅爐廠、王家院子、熊家院子、小楊公橋、朱公館、步雲橋、嵐垭等地，都是屬於中美合作所的「特區」。

從歌樂山上俯瞰「特區」全景，可以看見這個魔窟原也是一片良田美土，還有着幽谷、山泉、小橋和溪澗。這片土地本應該是屬於人民自己，應該好好地生長起自由的花草和稻粱的。然而，魔窟的八百餘間複雜建築，零落的分散在山坳、山腰和崗巒上。這些建築當中，有陰暗的牢獄和豪華的官府，也有僅容一人的警衛崗亭。毒蛇般彎曲的公路蜿蜒其間，無數的小徑連接着公路與房屋，構成了這座人間魔窟。在這魔窟的邊緣，是用無數的堡壘和崗亭互相冷酷的嚴密的監視着、封鎖着，劃明了生與死，人間與地獄，自由與監禁，人民與反人民的分界線。

在重慶到磁器口的大道上，有一條小型公路是專為中美合作所修築的。要轉入「特區」的公路，由沙坪壩到小楊公橋，需車行十五分鐘，才能達到中美合作所的大門。這大門是依着危岩而開的，由兩座石堡所形成。門邊的山谷間，築起一排中古式的高大城牆，作為這個魔窟的屏障。

這大門沒有門扉，是用機槍在碉堡孔中來封鎖的。門內的居民早被特務趕出來了，而大門外的人

民，自一九三九年軍統由南京遷此，有十年不會進去過。於是，一垛高大的城牆，隔出了一個單獨的特務世界。我們從內部組織的龐大嚴密，就可以看出美帝和國特合作屠殺中國人民的計劃之處心積慮無微不至。

中美合作所內，不但有白公館、渣滓洞這兩個暗無天日的牢獄，而且還有十個全爲美國帝國主義者所製造的軍火庫，包括大砲、輕重機槍、卡賓、步槍、手槍、子彈、炸藥、汽車、汽車零件、電訊器材、防毒器具、防空器械、醫藥用品、被服、鋼盔、中英文對照的圖表、和中國本土、沿海及太平洋島嶼的軍事地圖，以及專門練習射擊的打靶紙等等，都是D.S.A.的招牌，分門別類的裝在倉庫中，不少物資直到解放後還釘在木箱裏，原封未動。另外，還有四個木器傢具庫。以上物品數目，現已無法統計。在魔窟最熱鬧的時期，據說有兩千部汽車，經常來往其間。

其他房屋，除了「戴公祠」、梅園、楊家山戴公館這三所特務頭子所居的官邸之外，還有可容兩千人的特警班的教室和宿舍，經常保持一千八百人的交警總隊一旅人的營房。一座中美所辦公廳，一座中美所大禮堂，一座小型禮堂，一所專爲教育特務子女的「立人山小學」，一個大運動場，一個大打靶場，一個開有商店、合作社專供特務眷屬居住的村莊——五靈觀，及一家銀行。而且還有全部美式的電台、氣象台、發電廠、印刷廠和醫院。以及兩個產煤每月約百噸的煤礦，一大片農場和一處埋葬特務的公墓。

另外尚有一所藏書約十萬冊的「四一圖書館」及一個兒童圖書館。而且，在這魔窟內，還有一種特別的紙幣，這「冥鈔」名「交警第二隊福利社流通券」，分一角、二角幾種，註明「限本隊通用」，不流通到外面去。

中美合作所與外界連絡，郵政是磁器口第四號信箱轉。電話有四十餘部，有一電話交換總機室，掌握魔窟的神經中樞。無線電台在抗戰時，與華盛頓及世界各地美帝特務組織，都可通報。日本投降後，這電台是直接與特務頭子毛人鳳保持密切聯繫的。

美帝給國特這樣多的美式裝備，國特也新修不少洋房來孝敬主子。除美國特務頭子梅樂斯 (Mr.) 居住的豪華洋房「梅園」之外，還有容一千餘美特的幾幢宿舍、大餐廳、辦公廳和跳舞廳。這些美特們的住所，因範圍太大，故有第一所、第二所之分。美帝不僅訓練國特如何殺人，同時也訓練禽獸——警犬如何吃人，設有一所特殊的警犬訓練班。

在這些複雜的建築與建築之間，都有石板小路可通。這些石板小路的路名，是以全國二十八個行省的省名來命名的，如綏遠路、寧夏路……等等，顯示了特務妄圖滅殺全國人民的瘋狂野心。

但是，在那些荒草叢生的寬闊的空地上，那些路旁的菜畦，那些修葺的花園土中，甚至那些複雜的建築物的地板之下，到處充滿着、掩埋着革命烈士的屍骨。如衆所知：楊虎城將軍的遺體就是從「戴公祠」的花園中挖出來的。宋綺雲烈士夫婦的屍首就是從「戴公祠」警衛室小屋內的三合土下面掘出來的。現在，我們已粗略的介紹完了中美合作所這個魔窟的輪廓，我們必須立即指出這個殘酷的事實：中美合作所的房屋是建築在中國人民的屍骨上的。特務們所栽種的花草蔬菜是用中國人民底鮮血來灌溉的。

「兩口活棺材」

我們再往前走，到白公館和渣滓洞——這魔窟裏兩所暗無天日的牢獄中去看吧！

「爲人進出的門緊鎖着

爲狗爬出的洞敞開着

一個聲音高叫着

爬出來吧

給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軀怎能從狗洞子裏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將我連這活棺材一齊燒掉

我——

應該在烈火與熱血中得到永生」

這是人民英雄，前新四軍軍長葉挺將軍，在渣滓洞獄中時用血寫的一首「囚歌」。「活棺材」，這是集中營最生動也最真實的寫照；一提起「活棺材」，黑暗恐怖的牢獄就血淋淋的浮現在人們眼底前。

白公館看守所，這有名的牢獄，爲中美合作所的第一看守所，是直接屬於僑國防部保密局（即軍統）的。一九三九年才開始關人，這裏關的政治犯都是所謂「案情」較重者，多係自息烽監獄及重慶望龍門、石灰市看守所移此，如陳然、黃顯聲、王樸等烈士，就被關在這裏。管理白公館看守所的特務，都直接由軍統任命。白公館看守所的所長、副所長、看守長計有：郭子川、郭維翰、張少雲、丁敏之、張鵠（張鵠之下有副所長二人，爲楊丘山、謝旭東，謝又兼交警巡察大隊大隊長；及看守長李謙祥）。最後一任所長爲陸景清，看守長爲楊進興。

白公館原是四川的一個小軍閥白駒所修的院落，本名「香山別墅」，猙獰地蹲伏在歌樂山的山坳裏。公路只達山脚，要爬一坡石梯才能進去。白公館四周都爲高大的院牆緊籬着，屋後三面均臨岩壁，有深澗自屋下流過，流水終日嗚咽不絕，陰暗而淒清。自一九三九年開始成爲中美所第一看守所以後，「香山別墅」的大門便被封閉了，而從右邊院牆另開一小門，搭一架狹窄的樓梯才爬得進去。小門之外修有兩排平房，是特務看守人員辦公、睡覺、審訊、施刑的地方。小門之內，是一幢兩層樓房，樓上樓下共有二十餘間牢房及三間陰濕的地牢，關人最多的時候，有一百多人。

院牆外面，充滿荊棘、峭壁、電網和警崗。院牆之內，前面有一小天井，是犯人們唯一活動的場所。在對面牆壁上，特務塗滿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荒謬、愚昧、無恥而專橫的標語。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三民主義消滅馬列主義」。「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視行言動，守法循理。」「不爲信徒便是叛徒。」以上題於「民國」三十六年多。「規範思想一依三民主義循守綱紀，嚴判忠奸，」「約束行爲基於國家法令，遵重秩序明辨順逆。」以上爲副所長謝旭東特務所題。另有「以三民主義訓練我們的思想，以三民主義統一我們的言論，以三民主義規範我們的行動，以三民主義建

設我們的國家。」並有「統一思想」幾個大字。

渣滓洞是中美所第二看守所，距白公館約有五里之遙，一所破爛的院落完全坐落在荒谷中。渣滓洞因右邊有一家煤坑而得名。煤坑的地道就從這牢獄的地下通過。渣滓洞是一九三九年九月才開始關人，當時的囚犯是由渝市黃家壩口三〇一號偽行轅第三科看守所移此。葉挺、車耀先等烈士亦曾被囚在這裏。抗日戰爭結束，重慶召開政協，政治犯們有的釋放，有的被殺害，渣滓洞就空起來了。直到一九四七年，又才由偽行轅第二處改那裏爲中美所第二看守所，重行禁錮政治犯。第一批被送進去的是重慶「六一」被捕的三十一人。在解放前，渣滓洞是直屬於偽西南長官公署的，看守所所長也由偽長官公署第二處任命，所長李磊，管理組長徐貴林。

渣滓洞三面靠山，一面臨一深溝，較白公館尤爲荒僻。荒山上重重疊疊的盡是崗亭和警衛站，經常有偽長官公署警衛團一連人看守。渣滓洞內，共分內外兩院；外院爲特務看守人員所住，牆上寫滿標語，是專門給特務自己看的。如「長官看不到想不到聽不到的，我們要替長官看到想到聽到做到。」「命令重於生命，工作崗位就是家庭。」十足表現了特務走狗的奴才性。

內院，是一排樓房，分樓上樓下兩層，共有牢房十六間，爲男室，另有女牢房二間。這裏所關的政治犯，最多時達七、八百人，最少有二、三百人。牢房對面的白粉牆上，也塗滿一些無恥謊言，如：「青春一去不復還細細想想……認明此時此地，切莫執迷……」「政府痛惜你們背道而去，極望你們轉道歸來。」「迷津無邊，回頭是岸，寧靜忍耐，毋怨毋尤。」及一些斷章取義的荒唐語錄。另外還有一幅醜惡笨拙的壁畫——「同登覺岸」。都是「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九月訓導室調製。」

在白公館與渣滓洞之間的荒山上，特務用汽車輪盤當成警鐘掛在枯樹上，在黑魃魃的深夜裏，每

隔五分鐘就敲響一次，這恐怖的聲浪，警告著密佈在魔窟內的衛兵，嚴防革命者越獄。這種恐怖的聲浪，就是魔鬼的音樂，使這魔窟之夜變得更恐怖。

白公館和渣滓洞這兩具「活棺材」不知殘害了多少人民英雄的偉大生命。但烈士們並未爲這些黑暗的牢獄，殘酷的毒刑，和無恥的謊言所動搖。他們終於帶著忠貞不拔的意志，高唱着新中國的國歌，高呼着「中國共產黨萬歲！」在烈火與熱血中得到了永生。

此外，在楊家山綏遠路附近一排平房的中間小屋內，曾囚禁過楊虎城將軍及其夫人公子。楊虎城將軍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和談時被押往貴陽。九月十七日又押回中美合作所「戴公祠」旁的會客室內，據說在會客室內僅停留約一小時就被殺害了。張學良將軍在抗日戰爭結束後，由息烽押往台灣之前，也曾在中美合作所囚禁過一個短時期，後來才由渝起飛押往台灣去的。

「戴公祠」這個特務子孫紀念特務頭子戴笠匪徒的靈堂，原是戴笠在一九四三年給蔣介石匪酋修來避空襲的。當時美帝駐華特使赫爾利（反共販子）就曾在那裏住過，戴笠死後才改名叫「戴公祠」。「戴公祠」高踞在松林坡上，可俯瞰整個魔窟，有完好的公路與石級直達，建築與設備都很講究。屋中爲一靈堂，供有「故戴將軍雨農之靈位」的紅漆靈牌，以供特務子孫叩拜。解放後，戴笠的靈牌被憤怒的人民扔掉了。

梅園是戴笠給美帝特務頭子梅樂斯修的。較「戴公祠」尤爲富麗。一所平頂洋房的門窗幾乎全裝的玻璃，屋內還有四面靠壁沙發的小舞池，屋外有寬闊的花台，胡匪宗南就曾在那裏住過。

戴笠本人的住宅，是在楊家山（又名養佳山）這邊，有寬大的迴車場、花台和精緻的葡萄架。房屋建築較他處更爲豪華富麗。戴笠死後，該屋爲前息烽監獄長，僞渝衛戍司令部稽查處長，西南區特

務第二負責人周養灝所住。

監禁幾百個人民英雄的「活棺材」與供一個特務頭子享受的淫窟，成了如此強烈而殘酷的對比。這也是美帝和蔣匪特務「合作」的具體表現。

美帝、國特「合作」臭史

我們帶着無比悲憤的心情，巡視了魔窟之後。現在，我們再來追敘一下中美合作所的歷史，看這美帝和國特合作組合的殺人魔窟，是怎樣發展起來的。

中美合作所是一九四二年成立的。由當時偽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匪酋專派戴笠任主任，美帝海軍部梅樂斯中校任副主任，雙方簽訂合同組成。中美合作所就成為屬於軍統的一個國際特務機構，直接受美國特務的指揮。在抗日戰爭期內，中美合作所名義是以中美聯合對日作間諜戰，中美交換情報為幌子，實質上，完全學的是德國法西斯獨夫希特拉的特務們的那套「格殺打撲」的殘酷手法。蔣介石匪酋就利用這個機構來進行兩項竊國陰謀：一項陰謀是在淪陷區破壞我新四軍在江浙沿海所堅持的敵後游擊活動；抗日戰爭勝利後在江浙出現的「忠義救國軍」，就是屬於中美合作所的特務組織，曾與日寇和汪偽政府暗中勾結，再配合美帝海軍，企圖夾攻新四軍的人民游擊隊。另一項陰謀就是在國內利用特務破壞團結，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達其反蘇反共、獨裁專制的夢想，更不惜出賣祖國，與美帝串通，進行拘禁民主愛國份子和共產黨員的特務活動。

戴笠是蔣介石匪酋的頭號幫兇，偽軍委會遷渝，他就把磁器口繃絲廠那一塊僻靜的土地霸佔下來，最先只有渣滓洞、白公館兩具「活棺材」，魔窟的規模還不算大。後來把繃絲廠改名造時場——

頗有「英雄造時勢」的狂妄氣概，才開始大興土木。一九四二年中美合作所成立，又把步雲橋到歌樂山的路封鎖了，不讓老百姓通行。武靈觀村上的居民也被趕走，直向南發展，如臥牛石、王家院子、紅爐廠、電台嵐埡左右十餘華里地方，都被強迫劃入「特區」範圍。好多安居在裏面的善良農民，接到特務「限半天之內立即遷出，否則嚴辦！」的命令，莫不痛哭流涕，悽然離去。從此那裏除了特務，持有特別通行證者之外，就不許普通人進出。同時在魔窟之內，各單位是互相隔離的，各有各的通行證才能通行。如造時場就有特別通行證。因為門禁森嚴，老百姓不能進去，魔窟成了神秘之地，故有人稱之爲「特區」，也有人稱之爲「皇宮」。在重慶解放以前，不但進去的政治犯難於逃生，就是迷途誤入魔窟的也遭受到同樣悲慘的命運。如在「一一、二七」白公館殉難的李仲達、石作聖、馮鴻珊、陳河鎮等四位，就是在一九四一年迷途誤入特區的國立六中初中部的山東籍流亡學生。他們從十四、五歲的小孩子糊裏糊塗的進去以後，在獄中十年，已變成了青年，但仍被特務殘殺而死。

梅樂斯 (Miles) 是一個標準美國流氓，一九四二年到中國時僅爲一海軍中校，因爲和戴笠臭味相投，「強盜遇到慣賊」於是就成了「莫逆之交」。在一九四三——四四兩年之中，梅樂斯因訓練國特，加強「中美合作」屠殺中國人民有「功」，由戴笠向美方吹噓宣傳的結果，因得由上校、准將升到少將，所以梅樂斯對美國特務們稱戴笠爲「猶父」(Just Like The Father) 可見其無恥卑污。

梅樂斯主持下的中美合作所，不但有美海軍特務參加，還有美陸軍戰略局的特務。在魔窟內，美特來往不絕，經常保持一千人左右；並主辦了兩期特務訓練班，共約學生一千八百人。訓練科目除了特務技術、電訊、氣象學之外，還由美特教練使用幾種違反國際規定的殺人兇器：一種是所謂「行動

手槍」，此槍原名不詳，國特通稱爲行動手槍，每槍只有一彈，射擊後即可拋棄，口徑與步槍彈略同，類似達姆彈，中一彈即可喪命；而槍上並未刻有國籍和廠名，是專用於暗殺革命者的。一種是毒藥，種類甚多，比國特口中所講的什麼「墨藜蘆素」還烈。當時軍統局一勤務兵誤以一小片毒藥，用舌尖舐了一下就致死了。其他還有什麼瓦斯槍等等，這些鬼鬼祟祟的殺人兇器，就是美特傳授給國特屠殺中國人民的「秘方」。

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蔣介石匪酋曾到中美合作所去閱兵兩次。美帝特使赫爾利也去閱兵一次；尚有美海軍金開德上將，柯克（Coker）上將等國際特務都會到中美合作所去巡視過，美國特務也會在中美合作所受華語等訓練，前後共有兩千餘人。所以中美合作所就是美帝和蔣匪特務合作屠殺中國人民的大本營。

一九四三年，戴笠爲了加強與美特聯絡，還調了當時在偽中央訓練團譯員訓練班的大學生一百人去担任翻譯工作，由中美合作所所主任秘書潘其武特務主持。當這批大學生發現身陷魔窟之後，才紛紛設法逃了出來。

直到抗日戰爭結束，美國特務們紛紛離去。梅樂斯在行將返美時，有一天曾一連寫了十一封信給戴笠惜別，可見這兩個特務頭子感情之「深厚」，並把大批美製軍火武器送給戴笠，留作屠殺中國人民的禮物。

接着，軍統局本部遷往南京，殺人魔王——戴笠於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在青島與美帝海軍上將柯克交換配合進攻解放區的情報之後，飛返南京途中，就摔死了。於是，樹倒猢猻散，中美合作所以此就冷落下來，全國特務的統治權就造成了唐縱、鄭介民、毛人鳳之爭。軍統局由唐縱到鄭介

民繼戴等任局長時期內，大批特務即轉入當時表面上是調停「國共紛爭」，而實際上是美帝和國民黨反動派暗中策動內戰、破壞和平的軍調部，藉調處爲掩飾而進行情報工作，指揮進攻解放區的陰謀。後來，軍統內部紛爭，結果，戴笠嫡系的江山派特務頭子毛人鳳獲得勝利，改爲保密局，由毛人鳳任局長。

西南特務組織則另成立一「西南區」，由僞重慶行轅第二處處長徐遠舉特務任「區長」，周養灝任副區長，後爲李修凱，直接與保密局（即軍統）連繫，對毛人鳳直接負責。中美合作所內的美製軍火庫及一切財產，另設一公產保管組，屬保密局第四科。歷屆公產保管組主任爲侯徵祥、張毅夫、丁敏之、高硯辰、周養灝等特務。

中美合作所除了有大批特務看守之外，還有武裝特務部隊駐守。解放前爲交通警察總隊第一旅的第十、十三兩總隊，約一千八百人、旅長爲何龍慶特務。但這批交警士兵，在中美所內逃亡大半，後又另成立交警第一旅幹部訓練班來補充。這個特務武裝部隊，原爲軍統的水陸交通統一檢查處巡查總隊所改成，在抗日戰爭結束後才改爲交警總局，由周偉龍任局長，馬士超、吳志勤任副局長，全國原轄十個總隊，下設大隊、中隊、分隊。後又在隊之上設旅。第一旅旅長何龍慶，駐渝。第二旅旅長羅國熙，駐瀘縣。在四川解放前夕，配合由台灣調來的六十名「爆破隊」，在各地炸毀電廠和工廠。這些屠殺人民的暴行都是交警特務直接下手的。在英勇的人民解放軍神速進軍下，特務首要分子羅國熙等無路可逃，現已在川南地區向人民政府自首。

中美合作所之外，直接動手捕人的特務分子，西南是由僞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徐遠舉特務負責。以下分三課：一課課長趙秀堯管軍事，二課課長雷天元管情報，三課課長徐信元管事務。再通過僞警

備部稽查處，偽警察局及分佈在各處各機關的特務，由「打報告」到進行綁架，最有名的是第二處重慶行動組組長齊玉麟，副組長楊元森，行動員有左志良、何啓明、陸堅如、陳雲華等。齊玉麟是徐遠舉的得意幫兇，他就是被派往香港刺殺楊杰將軍的兇手。在前年特務進攻華鎣山人民游擊隊時，齊匪更是一隻兇猛的警犬。

荒淫、無恥、欺詐、迷信

中美合作所，這個美帝、蔣匪特務二位一體的殺人組合，不但充滿血腥和屍骨，而且還充滿荒淫、無恥、欺詐和迷信。

軍統是「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一日成立的。故每年的四月一日，特務們都要擴大慶祝這「四一節」。開會演戲，張燈結綵，焚香禱祝，儀式非常隆重，並放假三天誌慶。各地的特務都要推派代表，像朝山趕會一樣，到重慶來參加。後來戴笠死後，「四一節」便和「三·二七」戴笠的祭日合併舉行。一九四九年的「三·二七」紀念日，就是在「戴公祠」舉行的。當時，貴州特務是谷正倫代表參加，西北特務是郭寄嶠代表參加，毛人鳳也自南京飛渝主持。

在戴笠生前，每年的「四一節」多在重慶市區內羅家灣軍統禮堂內舉行，慶祝之外，還要開個追悼會，追悼已死的特務鬼魂。那天，禮堂內四壁懸滿死亡特務照片，並把特務遺族用飛機、汽車自各地接來，坐在禮堂的最前排，以示優待。蔣介石匪酋每年都親臨主持，先由蔣匪一一慰問各家屬，再由戴笠痛哭流涕，表示哀悼；然後，便發給優厚的撫恤金給各家屬。但是，這些特務究竟是怎樣死的？家屬們一點不知道，也不准追問，戴笠只宣佈這些人都是被「敵人」打死的。然而，在所有的死